

大航法師演講隨身書

(一)

二〇一三年講於

廣東陸豐尼眾佛學院

法隨法行





諸位法師，各位同學：

來到這麼莊嚴的道場，看到威儀嚴整的大眾師，光看就心生歡喜。身為出家人，最歡喜的就是跟道人一起談佛法。未來如何，固然各有因緣，但在這樣的時代裡，有這麼多人願意捨棄世間的愛著，選擇走向解脫道，是非常難能可貴了。

法師希望我來跟大家談談佛法，因為我對大家並不熟，所以必須先設想在座各位聽哪些法才能受用？避免談了之後，發現浪費了大家的時間，到頭來全無所得，那就罪過了！所以我就在設想：「在佛學院最普遍、最容易出現的問題是甚麼？」我投身僧教育二十來年，訓導主任、教務長、院長都做過了，該歷練



的職務大都歷練過了，同時也觀察出現今僧教育的優點和缺點，不敢說自己有多專業，但不否認是累積了一些心得。一直以來想自修卻苦無時間，後來在佛教會理事長工作一卸任，我就趕快找個地方靜下來，將近五年時間沒有與佛教界聯繫。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，修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整合過去的一些概念，靜下來思考甚麼叫「僧教育」。經過自我檢視，多少整理出一些不同的想法，這些想法倒不是企圖要改變什麼，而是覺得該找回僧教育的核心精神。因此，在此我就來談談「法隨法行」這個概念。

我先從佛學院的角度來談我們應該注意的地方，當然這是這次談話的宗旨，但我覺得應該進一步



找到更深的源頭。甚麼源頭？不是讀佛學院，而是你為何出家？從這裡才能找到讀佛學院的意義。如果沒有釐清、把握根源的精神，就算讀完佛學院的課程也未必有用。每個人出家因緣不一樣，但大概都有個共同的目標，就是我們想超越三界、想成佛！這當然是大家普遍的願望，或許應該說我們每個人口頭上都是這麼說的。但口頭上這麼說，是不是真的這樣做？現在我們就從生活上看自己像不像道人。

要出三界，若以世間人的作為來講，那叫做妄想、誇大其辭，不大可能，為甚麼？以我們現在所愛著的、身心的作為，說要超三界，距離太遙遠了。為甚麼太遠？我們來檢視自己平常如何面對周邊的人



事物。我曾跟我們的常住法師講：「像你這樣修喔，你要有信心。」他說：「甚麼信心啊？」「你一定不會解脫！」「甚麼？」從你生活上所注重的，所罣礙的，就可以看出你這個人修道的格調在哪裡。如果連無關緊要的事都唧唧呱呱講得沒完沒了，連欲界都跳不開，更不要講色界；色界跳不開，更不要講無色界。所以，說要出三界，但所作所為連脫離欲界都談不上，還在欲界裡起煩惱。修行人要常這樣自我反省檢討。

在座各位大部分都很年輕。世俗人年輕可以像小孩子一樣；而修行人年紀雖輕，卻也可以志向不低，可以有傲視三界的雄赳赳、氣昂昂的氣概，為甚麼？



因為你的修行可能是延續上輩子的修行。如果你有「我只是一介小女子」的想法，那就糟了！有許多人很在乎男女相，但男女相是你自己執著出來的，不是問題，氣概才是！但看我們是否有傲視三界的傲骨。佛法有「以慢止慢」的說法，修道人要有一點傲骨，此「傲骨」非彼「傲慢」。經典講，有傲的感覺，但不是真傲慢，有慢的相貌，但不是真我慢。即同《勸發菩提心文》所講的「尊重己靈」，不甘懈怠，不甘為三界所束縛的這一分骨氣！我雖為一個女子，但從我出家之後我不以女人自許。雖然我有女身的業報，我必須要尊重、要承認，這是過去心念執著出來的，必須要面對；但如果執取女身，認為自己很柔弱，這



樣的自我認定，就悖離你當初剃度出家的本懷。你出家的目的就是要出三界，然則三界是何等寬廣？以此微弱的心志，竟然敢誇口要掙脫三界的牽纏、束縛？想要出三界，若沒有相對的心行，你講這句話不就自欺欺人？

在座各位有沒有這種傲骨？「你欲界中人憑甚麼講要出三界？」如果天人這樣問你，你應該怎麼回答？「對喔！我忘了，對不起啊！我原來是這樣懦弱的人，我講出三界，太誇大了！」或者妳說：「我雖處在欲界，但我的心不以三界為我的歸去處，我以出三界為我的志向。我雖然處在欲界，但我看欲界不可愛，我雖然未到色界，我同樣觀色界既是有為法，也



不可愛，無色界就算你再高，到了頂天去了，我依然不要！」你們有沒有這種氣魄？若口中說有，但遇事則「你為甚麼差我五塊錢？」、「你為甚麼給我這種臉色看？」說要出三界，還計較三塊、五塊；說要出三界，連欲界的臉色都在乎。或稍微要你投入，奉獻身心服務大眾，竟然慳貪不肯施捨，連欲界少少的東西都不能捨，說要出三界，那也只是癡人說夢！

所以，當一個人發菩提心、出離心，你不用管身相，當下就是女轉男身。我以這個業報身，我願意依於世間一切，我當行持的行持，但我不在這裡計較，我以菩提心與解脫心轉此身為法器身。因為未來大陸女眾學佛的因緣會非常廣，所以女眾弘法的因緣廣，



會非常需要人才。我常想，佛學院年年很多人畢業了，但能坐鎮一方，住持正法，有幾許人啊？那些人跑哪裡去了？出三界？恐怕都在三界優游了。

有些人道心未立，就開始怕魔障。稍微有些修行，就有人提醒：「小心喔！會有魔障喔！修禪定，會有魔障喔！」你也把魔看得太簡單了，魔還沒空去照顧你。那個有出離的，真功夫的，魔才會在乎；你都在他家後院，他才不管你哩！有的人很用功，魔就告訴他的魔子魔孫說：「你們不要去干擾他，要好好護持他。」魔子魔孫就說：「我們魔王頭殼是不是有點問題呀？不是要干擾道人嗎？怎麼現在下令說要照顧這些道人？」因為這個道人以為在修道，其實是



以修道為執著，所以不要驚醒他，讓他繼續做他的修行夢，等他夢醒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；魔王告訴魔子魔孫，在他修行時，務必讓他一路順風，不受苦惱，這樣他才不會醒來。所以若沒看清楚修行的本意，所說所做都成魔業，都是欺誑。因此進入主題之前，才提醒大家莫忘修行初衷。我們當初出家沒人提醒，自己摸索，走過許多錯誤的路，所以對新學出家都有一種特別愛惜的心情，希望他這一條路，不是要走得順「心」，而是走得順「道」。

我常講，不要求順心，應當求順道。過去我們很在乎在怎樣的環境裡面修學，對！這是前人的發心，他們的功德，當我們沒有相對的福報去受用這些供



養，其實是損福，你要有「老僧一柱香，能消萬劫糧」的氣魄，有這分真誠的出離心，方堪受殊勝道場的供養，如果沒有具足相對的道心，而受用廣大的福德，這不是吉祥事！難得現在出家，我希望就像《維摩詰經》講的無盡燈，在佛法的提醒下，讓大家重新面對自己修道的本懷。不管是比丘、比丘尼，或者沙彌、沙彌尼，都是真正受持菩薩戒的修道人，你在這個環境裡修行，如能不忘當初你發的願，若真能如此，真是善哉！善哉！但如果我們受用十方的供養，到最後卻一無所成，那可是悲哉！悲哉囉！

大家剛起步就有這麼多善知識守護，真是有福報。我們以前連看書的機會都沒有，所有的都是自



學。每天從早忙到晚，唯有趁安板時看一下書；也沒有聽課，因為師父沒有講課，一年之中師父能跟我們座談一兩次，就感恩無盡了，其他所學所識都靠自己。也因為一開始就有這些磨練，對往後的少欲知足幫助不小。你們才起步就受到如此周到的守護，那以後怎麼辦？以後看自己能不能自覺囉！因為福報太大了！

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道人，而不是學生，方便名為學生，但其實是道人，道人走自己覺悟的路，不是攜家帶眷，大家有伴一起放逸，不是！出三界的路，終究是獨自走。你有沒有這種篤定的勇氣，去兌現自己當初的發願，並且去正視生命中將面臨的所有老病



死，而且開始蓄積這一份功德力，準備去突破它。

在學院我們當然就依著大眾，倚眾靠眾，隨眾而修學。但在隨眾修學的時候，若純粹依著別人的管理、學院的管理在作息，沒有自覺的修行，如此，你的道業、學業很難真正的進步。因自覺想要修行，所以進學院主動發心隨眾，除此之外，我還不斷提煉自己的那一份道心，除學院規定的課堂之外，以我真實的道心，努力去確定自己未來的路將何去何從；而不是按表抄課，睡覺、吃飯，一切就交給別人安排；若是如此，你會養成由別人來規劃你的修行，而不知道自己如何修行；所以在隨眾時，你還要時時憶念自己是一個道人。儒家說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我是「吾日



三摸吾頭」，提醒自己：我是個出家人。我出家第一年時，就寫三個字「莫自欺」，人難免由於面子問題而不敢誠懇面對別人，但至少必須要誠懇面對自己，若連自己都無法誠實以對，這一條修行路大概就終止了！

我們自視為道人，就會非常尊重自己。這個尊重自己，跟以慢心愛自己是不一樣的。尊重自己難得一生出家，必然要道業有成，絕不甘墮落，絕不甘滿足於現實而忘失原來的菩提心。當你有成就，將能度化多少人啊！所以，我們珍惜這樣的因緣，善護自己，自尊自重。

現前兩百多位道人，未來的路各個不同，我們期



待每個人道業有成，但當你離開教學環境、師長守護的時候，只能依著自己所學去走長遠的路，得單獨面對問題了。有的人所學不踏實，面對外面的種種因緣變化，環境的引誘，道心就退了；有的人選擇離開了；有的人雖留著僧相，俗心卻生了，乃至到最後，不知道出家的意義在哪裡，然後內心生起種種的憂惱、後悔，這就是不懂得尊重自己。

我們求道，是想要面對自己的生死無常，不僅面對生死，還要超越生死，甚至發心度化眾生，立定志向，道在何處，我往哪走，基於這個原因，我們才入學院。學院為了讓大家廣學，開很多課，每個師長講的課會不一樣，諸多教理處處看似矛盾，如果我們有



明確想要回家的意圖，讀每一科，你都會往你回家的路去想，總有心想要把它貫串成一條能引導你回家的方向，學中觀如此、學唯識如此，學如來藏亦如此。中觀、唯識、如來藏……，各有善巧，各有所說的法住智，但對我來講，無非就是找尋回家的唯一正真之道，以及修道人的那一份真正的清淨啊！所以，務必堅持當初修道的發心，時時警惕，唯有這樣，才能消融你在課堂上所聽來的法要。

在佛學院裡面，我們同時可以學很多法。面對這些經教，你如何萃取？熏習經教如果不正尋思，不如理尋思，不恰當去消化佛法，反而在文字上產生散亂、掉舉，聞思佛法只在乎成績好不好，在乎他比我



好，他比我不好，結果以佛法增長煩惱。有佛學院學生跟我講：「唉！我因小時候發燒，記憶不好，課業都跟不上人。請問院長我應該怎麼才跟得上別人？」我說：「放下就跟上。」在學習上你已然盡力盡責，就不要管成績了。佛學院本來就是在訓練一個真正的道人，所教所學，無非指向如何放下自我的堅持，結果你反而在成績上執著，那就跟學院教育的目的悖離了！另一位學生跟我說：「我很想好好聽師父的課，雖然聽不大懂，但我很喜歡聽，可是我又沒時間。好苦惱！」我說：「從此禁止你聽！難道我說的是煩惱法嗎？弄到你為了聽課起煩惱！」我們無意中會落入過去在家時競爭的習性，忘了如何依法熏修、依法思



惟、放下自己，不知不覺中越來越躁動，第一年拜佛、念佛、懺悔，看到佛好恭敬；幾年之後，對法、見佛像，輕慢心越來越重，因為你在這裡學到了更多的執取、掉舉、散亂，乃至於沒辦法用佛法來對治煩惱，所以連佛法都開始懷疑，一旦對佛法起疑，接著俗心生，道心退。原因出在哪裡？不能守住你當初修行佛法的根本旨趣。帶著執著，藉著修讀佛學來增加慢心，增長人相、我相、眾生相，結果，書本越堆越高，mp3 越來越多，佛法卻離你越來越遠。當然，你們可能沒有這些狀況，但須引以為誡。

何謂「僧教育」？僧教育就是教會他，朗現道人的本色。學戒的時候，歡歡喜喜，信受戒法，真正了



解戒法對你的守護，發自內心歡喜持戒，確實從戒中得到輕安喜樂的法門，因持戒而不悔，因不悔而生喜悅，因此漸次成就定慧。定法亦是，清楚了解定法的整個結構，我當如何慢慢修持，真正獲得利益。修學路上真實而一貫，老師如此教，但你必須要真正了解其中所教導的義涵，而不是又成了另一個執著的對象。許多人在佛學院修學，慢慢只著重文字的尋思，很少帶著當初那份求道心，那份熱切成就生死大事的心，去積極找尋回家的道路，結果只賸下玩弄地圖，無真實作用，既無回家的方向感，即使未來弘法利生，也只能依樣畫葫蘆，還是搞不清楚狀況。

你有為捨三界而出家的傲骨，有如此大志向，就



要務實地從現實生活中試著訓練如何降伏我執。我們讀過、學過《金剛經》，但應如何「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於布施」？要如何「無住生心」？你內心要有這些法塑成的模型，否則，原應是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」，結果變成一切所學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。

我們要如何以真實心修學佛法？以「解」導「行」，以「行」證「解」。很多人習慣說：「我如何如何觀空。」明明除煩惱是從覺察現前執著、妄想的因緣而成就，卻反倒用妄想心往外推察「空」是甚麼，尋尋覓覓去找那個「空」。你用妄意識推察一輩子也沒有用！應該試著將所學的在現實生活中去用，從



用中開始對佛法有感應，在感應中對佛法生起堅定的信心，從堅定的信心裡，更加安住於佛法的修學，這才能為眾生開啟解脫之路，否則的話，一切都是空談。

教界許多法師很用心為大家講授戒律，希望大家開始練習如何守護自己的心。為甚麼要守護？甚麼叫做戒法？戒法不是外相而已，是為達到解脫的重要所依。我們當然知道持戒會解脫，但你能否清楚持戒與解脫的關係？就像我們都會念佛，但我們不大清楚念佛為甚麼跟往生有關聯？我們所知的關聯都是因為「佛說」、「經典說」、「師父說」，但我要問你：「你自己認為如何呢？」「不知道！」法是會聽，但就是少了如理思惟，佛法始終無法化入你的心。



我知道我的煩惱將如何起，應該用甚麼方法來面對，煩惱從粗到細不同，我就從粗到細安立對應的方法，這便是學習道諦的開始，最初審觀煩惱生起因緣，加以防範，令煩惱因緣不具，這就是「戒」。有煩惱現起困擾身心卻不持戒，愚痴！看似持了戒，卻不知道所要應對的是什麼，煩惱依然現前作用，也愚痴！戒法，該開則開，該遮則遮，一切用意就是為了讓煩惱不長，讓善法增上，所以一切法的開展都應符合四正勤，已生善令增長，未生善令生，已生惡令斷，未生惡令不生。戒法亦復如是。學佛要有正知見，才能判斷善惡，知道善惡煩惱的生起，才知道如何如法持守戒法。所謂：「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」，這就是戒



法。小兵來派小兵去，大帥現前派大將擋；反之，則作用不彰。根本戒、性戒當如何防？遮罪應如何防？它是如是因、如是果，如是因緣生起如是煩惱，造作如是法，得如是果，依緣起正見觀察煩惱緣起以及對治煩惱的戒法緣起，成就人天善、解脫善、菩薩善是如何差別？知其因果差別，才知道該如何持守。否則，徒有一份心，依樣畫葫蘆，亦難能清淨，其如怎樣的病，吃怎樣的藥，不會藥歸藥，病歸病。藥有沒有效，是看病有沒有好，不是看自己吃了多少藥。如此，當我們誦戒時問：「是中清淨否？」便有明確的審斷標準，就不會僅滿足於表面的持戒形式，卻看不出到底清淨與否？當你審觀這條戒法所要防範煩惱



已防範，才能認許「是中清淨」。若能如此靈活的面對煩惱的生起，依於戒法的實質義去持守，便能順向於解脫道。

能時時謹慎觀察我的煩惱哪裡來？我現在有幾許功夫？這些觀照力，才叫功德力。我有沒有那種遮擋自己煩惱的手段、方法？確實有那一份功德力？我們為甚麼要學唯識？為了要認識自己的起心動念。唯識並非搞學術理論，它是要讓你看清楚自己心念起伏、煩惱造作之所依；知道「苦」「集」的因緣，便能知道佛法為何如此安立、當如何應用。這時候就能很清楚甚麼叫做開遮持犯，且熏修的歡歡喜喜。為甚麼？因為我不會因持戒而苦惱，不會因持戒而感覺束



縛，而是更深信我將因持戒而得輕安喜樂，為甚麼？因為我的羸重束縛將在持戒的過程中慢慢放下，對境界的執著與攀緣的狂野心，也將透過持戒而調順下來。

為了持戒更清淨，一定要用心學習了解甚麼叫煩惱，要很清楚煩惱如何生起。我告訴你持戒法的意義在哪裡，你了解了，觀察自己有這樣的已生惡，我應該懺，懺除清淨；知道我有未生惡，有這種習性但未造作，未來遇因緣可能會犯，我觀察它並加以防護，時時內觀潛藏的煩惱，時時守護根律儀，飲食知節量，勤修寤瑜伽，依正知而住，務必在境當中時時守護，這時候未生惡，就能讓它不生。



所以，我們看到這身口意，《瑜伽師地論》說：「無倒遠離，無倒修證。」無倒遠離就是說遠離煩惱要如理如法。亂遠離叫戒禁取見，非因計因，非果計果，因為你了解身口意的守護。當如何正行身口意，當如何遠離非法身口意，你要了解如何抉擇，當遠離則遠離，當好好奉行則奉行，不要把它倒過來，所以這就是功夫。把戒法學得透徹，往後你可以很自在地為別人講，此煩惱源自哪裡，如何對治，治標次第如此，治本又應當如何；此煩惱若不對治，將引生何等煩惱，又將導致哪些結果。如此因果業感緣起皆能了解，你執持戒法，時時當用甚麼心，當如何觀察，清楚無比。



《瑜伽師地論》「法隨法行」中，身口意是一齊談的，就是對於法的教授教誡，你應該要很清楚，先守持基本的律儀，若無根本律儀，後面的聞思修恐怕就有問題。聞思修跟戒法沒有衝突，有人認為要戒法持完才來聞思修，錯了！戒法要清淨，也要聞思，沒有聞思，戒無法守持地很好。所以法師要不斷講授戒法的核心精神，這就是建立知見。事實上，戒若純熟，學會了如何守護，就是一套真功夫。甚麼真功夫？我能很快認識自己的煩惱，而且煩惱來，馬上懂得用甚麼方法遮止它。有些人，道理雖懂，但煩惱來，丟盔棄甲，全無辦法，这不叫功德力。有一個玩笑話：二十年前看到冰淇淋流口水，因為很喜歡吃；二十年後



看到冰淇淋也流口水，只是少流一點，不是功夫好，而是人老口水少了。如果二十年的功夫還是流口水，應該去撞牆了！（哈！哈！）

所以，要很清楚你的修行目標，你的目的在哪裡？戒法是從生活中、一切處，幫你面對煩惱，都在警惕你。當你起煩惱時，煩惱就是善知識，因為它告訴你，你這裡不及格喔！當你非常苦惱，「煩惱」善知識會提醒你：這一關到現在你還過不去！生活上，正面善知識的提點你往往不易體察，會比較理論性的帶過；「煩惱」這個負面善知識的提醒，就有力多了，你會更清楚自己的身心是否穩定。從這裡也就更能了解戒法的重要，從「煩惱」這個善知識去淬鍊你的戒



法。

戒法的修持也會激發你對佛法的了解，想更進一步地守護自己，不讓煩惱輕易現形，所以你要認識它。《阿含經》講法律，法跟律，兩個是一起的。所以，假如了解唯識，是不是對持戒有幫助？唯識跟戒律有甚麼關係？唯識講心念，講唯心所現的煩惱、世間的執著是因何因緣。我想哪天要用唯識的善心所和煩惱心所來講戒律，因為煩惱心所說明因何因緣而煩惱。既然你的煩惱由此而生，戒法當然亦由此而生，此生故彼生，我就讓它此滅故彼滅。由此可知唯識講的種種煩惱心所，與戒法直接起了甚麼關聯？假如你看不到煩惱生起的因緣，如何制止這些煩惱，令它不



生？

我們說開遮持犯，其中許多意義是積極的，如煩惱的對治與長養善法；我們諸多的羯磨，諸多的作持，其實是在積極創造善法。善如何生？首先要了解善之所依。唯識所講的煩惱心所與善心所，已經告訴您整個修持的重點。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提到，有人問佛：為何要眾生起煩惱之後您才制定戒？您為甚麼不事前制定呢？佛說：我制定啦！八正道是戒、四聖諦是戒、四念處是戒！而且它是戒法的最核心處。換句話說，當我們在誦戒的時候，略教誡是戒法的核心，廣戒是應眾生種種的煩惱。其實最後所攝歸的是甚麼？解脫。所以，八正道就是戒最核心的精神。



當我們了解這個道理時，就知我們所學的都不該是切割的。我持戒，我很清楚輪迴、煩惱從哪裡來，我就從這裡遮；我持戒，內心清楚要回向解脫，回向菩提。假如我們沒有了解戒法在解脫道與緣起上的意義，你所持的戒可以得人天果報，但不一定順向解脫，為甚麼？你看不到它的緣起相依關係。我們講禪定學，知道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。何以故？因為本身戒就有定分在。比如我們修禪定，是不是要「呵五欲、棄五蓋」？《小止觀》談二十五方便，此思想源自《大智度論》。因為五欲、五蓋是欲界煩惱，要得色界禪一定要降伏欲界煩惱。因此禪坐的重點不是那兩條腿，是藉著禪坐方式止息欲界煩惱，才能長養色界功



德。

覺、觀、喜、樂、一心等初禪五功德支，尋（覺）、思（觀）是對治支，喜與樂是饒益支，一心是自性支。我們尋思欲界煩惱，對治欲界。唯識講尋、伺二心所是不定法，可以不當的尋思，也可以正面尋思。不當的尋思會增長我們對欲界的愛著，如果我們尋思欲界煩惱，知道欲界煩惱的過失，就可以增長禪定功德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從現實中學會觀察貪欲、瞋恚等種種五欲五蓋的煩惱，對治它，我們才能增長禪定。那麼，戒法不就是為它打前鋒嗎？所以戒法有順向定的增益作用。《阿含經》說：「法法相因，法法相益，法法相類，法法相潤。」《中阿含·七車經》說：你到目



的地的城是靠戒嗎？靠定嗎？靠慧嗎？都不是，它是靠七車，一車換一車，一車換一車，說哪一車都不對，要七車相連才能快速從此城到彼城。佛法相因，法法相益。了解佛法緣起，須知當我們持戒時一定要心繫解脫，所有的功德才能順向解脫，這一條修行路不應以人天為重、為目的。

納受戒體時，習慣說該觀想如何如何：觀祥雲、觀雲來呀！很用心，卻只差沒個強烈的解脫心。出離心其實是聲聞戒的戒體。菩薩戒說「汝是菩薩否？」「是！」有這個肯定，才為你授菩薩戒。你不想出離？想！這時候才為你講受持。結果，這個最重要的心沒建立，只在玩花樣，沒用！有弟子要去受戒時，



問怎麼觀想？我說：「觀黑白、彩色都可以，最重要是你想出離。」如果理事皆合，戒體容易清淨，但一定要清楚出家的戒法最核心的是出離心，菩薩戒法的主戒體是悲心、菩提心。所以，當你在受持菩薩戒時，應生起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的廣大四弘誓願，這是納受此戒法的最核心的心體。但我們如果心不發，只是影像，就與事實不相符合。不管我們當初戒法受得如何，現在藉由不斷聞法，從對世間無常的觀察，對世間苦的體會，這都是在增長戒體。為甚麼？因為聲聞戒以出離為主，這些和任何能順向出離的知見都能長養你的戒體。有人說我只要持戒就好。你假如對世間不能如實觀察，生起出離心，你的戒要



清淨，恐怕也難，最多只是人天善法。

我們開始學戒時，都要有一種非常精誠的，準備接受淬鍊的心情，而不該是只知執守著僵硬的、形式化的戒條。我們應誠實自問：我是否「是中清淨」，是否越來越能真實面對。我明明有煩惱、有愛著，但表相卻似清淨的，表相做到當然也有功德，但不該僅止於此而自欺欺人，這樣反而會生更大過失，為甚麼？我不持戒，我還會生慚愧。但外相看似清淨，內在滿是煩惱，卻又自以為是，這是更大的過失。所以，應該有裡外清淨的自覺心。

我們要「法隨法行」，聽到了就準備做。我們聞法都要有基本的企圖，在聽的時候就要準備好依教奉



行，所以在聽聞、理解佛法時，你一定會聯想該如何
做才如理如法，這是你應關懷的重點，你弘法時也是
依這個來說，就會發覺你所說的法實在，為甚麼？因
為你當初的思考實在。例如，講授唯識時，你一定會
想，唯識怎麼修？何謂唯識正見？唯識正見如何建立
起緣起正見？

何以故？所謂中觀者不落兩邊，緣起法講此生彼
生，此滅彼滅，不落兩邊。中觀是略說，對根性高的
人直接講「此生彼生」，不從細微處談，因為根性利，
只要點出「眾緣生」，必無自性，不需細說。但因為
眾生根性不同，那我就為你細加分別，為何識緣名
色、名色緣識，此生彼生的虛假。我講八識，把色法、



十二處各方面講清楚，讓你看到它此生彼生、此滅彼滅的流轉。如此，教學的時候都不會偏離，講中觀順向緣起，講唯識順向緣起，講如來藏順向緣起，修淨土也依緣起。

我們都發「不忍聖教衰、不忍眾生苦」的正願，請問在座的哪位真的把此願當作人生目標？若我們懂得自尊自重，自我肯定作為世間清淨的道人，將住持正法，唯有這樣的自尊自重，整個修行的心量就會無限開闊，對世間瑣碎的東西就懂得放下，你更加容易發心，願意容忍，為甚麼？因為你本來就是為眾生而修行。有這個悲心的人，動力特別強，降伏自己的忍辱力及精進力都特別強。如果口頭上發願，卻不把



它當一回事，最後就變成小心小量、雞腸鳥肚。

所以，對修行的態度不一樣，面對煩惱的態度就不一樣，能比別人找出更細的煩惱，氣魄不一樣，斷起煩惱也比別人勇猛。曾舉很有意思的實例，有次我寫論文寫到一兩點，準備睡了，腦袋還繞著論文轉，躺半小時還無法入睡，我就跟自己說：我限你四點睡，四點之前不睡，我今天就不讓你睡。結果還是睡不著。我四點起來開始掃地、擦地板、大掃除，六七點時很想睡，我就是不睡，卯起來整天都不睡。修行就是這樣，實踐它，既有煩惱，卯起勁來對治它，不讓煩惱一直困擾著。經典有個例子：有個人碰到大鬼王，鬼王要捉他，他用右手捶他，結果右手被黏住了，



他就用左手打他，又被黏住了，他再用腳踢過去，左右腳都被黏住了，鬼王說：看你能怎麼樣？結果他不甘願，用頭去頂，又黏住了。這個鬼王說，你投降了吧？他不肯，就算全身都黏住了，還是要跟你對抗！鬼王說，我輸你，放你走！我們對付煩惱，能這樣不服輸嗎？

經典說：「隨所聞法，樂欲思惟，樂欲稱量，樂欲觀察。」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然聽聞了正法後，我們最缺甚麼？如理思惟。現在的教學最欠缺訓練如何如理思惟。看到這樣的缺失，我更要用心。聞法後不一定入心，要有疑惑，提出質疑，加以辯證，才會心開意解。修學佛法不在多，在於心開意解。好比學



算術，不在於你算多少題，在於會算，關鍵處弄懂它，無數量的數學題目我都可以解，若關鍵處不明白，算千萬題都沒有用。我們現在習慣累積各種知識，但很少帶著類似迷途中急欲尋求出路的企圖。《阿含經》說：「我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逕，古仙人道跡。古仙人從此跡去，我今隨去。」我知道此道是我回家唯一的路，更無餘道！那個心是篤定、不徬徨的。我們現在是道很多，沒有一條回得了家！好比在異鄉他國，都市道路非常繁華，都不是回你家的路。熱鬧歸熱鬧，浪子還是浪子。浪子是想回家，奈何不知道路在哪裡。有的人修到最後，道心也沒了，何去何從都不知道，這叫孤魂野鬼，這需要超度的。



所以在聞法的時候，要有很熱切，很想知道的心。你看看《阿含經》的記載，都是佛跟尊者，或是尊者之間，或是比丘之間，在談論佛法。《阿含經》雖有很多是弟子之間的論說，但說的都是佛法。那種氣氛歡喜和樂。從《阿含經》不難看到阿難照顧完世尊後，就開始打坐，到了晡時，傍晚三點、五點時，就跟其他的尊者、同修討論佛法：當初的理解如何，現在怎樣。所到之處，隨時思惟法義。

我們也應該要長養這個習慣，聽完法，靜下來思惟法義，樂欲思惟、稱量，它的因緣如何？這個法真實意義在哪裡？稱量它，然後觀察它，觀察時有些不當思惟要制止，我們的心是怎樣？我們的生命本身是



因為無明的造作，是無自體的，但為甚麼會這樣？是緣於累積無量的煩惱形成這樣的顛倒，起種種影像，然後攝受自己的心，繼續攀緣，繼續造作，這叫輪迴。既然它是染汙，徧計執（我執、法執）加依他起（眾緣和合生法），依他成就徧計，眾因緣法當下就有無明相應，所以這樣的因緣生起，已經帶著煩惱，就讓你更加愛著，這樣的愛著心激發更多染汙的緣起，染汙的緣起又堅強了自我愛著，無止無盡，永無出期。所以在抉擇佛法的當中，要試著去學會看清楚。

我們談《大智度論》的十八空時，知道所有十八空無非就是脫離愚痴。愚痴在哪裡？愚痴在於對一切法起顛倒處，不能如實照見。假如你花了很多年，學



完所有的法後，走出殿堂，所思所惟仍舊順著世間的價值，其實你的生命氣質是沒改變的。當你開始試著用佛法智慧的角度，看一切法，本以為它可依可愛，後來發覺全是無常苦空，這種自然流露的抉擇，才是你的功德力，才是你修學佛法的感應。

假如有兩個人，其中一人非常困苦貧窮，但他精進學佛，另一人非常富貴，一切吉祥，但沒學佛。你會度哪一個人？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，你認為的好壞，往往不免還是依於世間的觀點。從佛法的立場看，一個人雖然貧賤，但若會因貧賤而得佛法，此人應該繼續讓他貧賤，當然有些不盡然這樣。不過關於這點《攝大乘論》確有如是說：若有人因為貧賤故，



而得受用佛法，不要輕易讓他富貴，因為他是要從這裡得道的。因此，佛陀為甚麼食馬麥？因為僧團三十幾位的比丘有人是要因為食馬麥而得度，給他好的供養，他們還不一定能受益。所以，原則上我們知道，若能幫助，就該幫助，但因有些人的得道因緣不同，你不能不加檢視。純粹依世間的觀點做好事，有時候會適得其反。若無法抉擇，看到缺乏者，我們當然給！但我舉此例子，是提醒你不要再老是從世間法去論好壞，這樣的話，其實你的世俗觀念並沒改變，因為你觀察不出某些苦的因緣是修行的逆增上緣，卻硬把有利於他觀察無常的因緣遮止，把他的苦阻斷，等於讓他的助道因緣也因此消失了。



若你了解佛法的道理，在正思惟佛法時，不當的國土尋思、眷屬尋思，乃至種種不當的思惟，應該盡量止息，因為每一個煩惱尋思都是在長養你的生死。《阿含經》說：「於色染著纏綿，名曰眾生；於受、想、行、識染著纏綿，名曰眾生。」對色受想行識作不當尋思者，應快速斷絕，否則它會長養你的眾生性。順境，世間一切可愛法，我們有時候拿來助道，假如是讓你產生染著纏綿的話，都是悖道，為甚麼？因「愛」就會「取」，因「取」就會有「有」，因「有」就會「生」、「老死」，就會憂悲惱苦。

當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就知道下手處。境好不好？各個差別！修行者根性不一定都是苦行者，在佛



門也有樂行者。苦行好還是樂行好？能讓你遠離執著的都是好修行，凡是長養愛取有、順生老死的，絕對不是佛法。所以，「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」是三法印，能順向三法印的是佛法，背向三法印的不是佛法。我修學佛法是為增長執取呢，還是為斷愛取有？我的作為是利益眾生？還是在貪愛自己，長養執著？用這樣來檢視自己，有這樣的正知見，才能長養你的慧命，能得到真正的輕安。如果修了老半天修不來，你須注意，你的路是順向還滅緣起，還是順向流轉緣起？這不是知識上的判別，而是對世間所有境界是否愛著的必要覺觀，修行有沒有幫助自己看清楚六根六塵的虛假？如果不起最根源的觀照，以至於境界



一來，隨即起分別染著之心，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此事有故彼事有，想不輪迴都難！

從現在開始，除了不要愛，還要往前推，我不要妄想分別！我常舉例，我不要偷，根源上我要不貪，才不會想偷；然而因為對境界有妄想分別，我才會貪。因此，我若不對境界起妄想分別，就不會貪，就不會偷。因此不偷，只是治標不治本，很難根治。唯以智慧正知正念才是治本之道。所以，要學會於一切處對身心自我的觀察，這叫「四念處」。從不是空洞的坐在那裡想像身、受、心、法，觀了老半天，體現不出一個實際的功夫來。

現在很多人很用功，但不踏實，怎麼說？找不到



真正的方法。舉個例：我以前偶而會跟母親抱怨，嫌她囉哩囉嗦、好煩，講完了以後，內心很糾結，自己反省：「這老母慈悲呀！我都這把年紀了，還管我那麼多。」有時候回去看看她，她就偷偷給我塞零食，我說這裡又不是蠻荒之地，您還怕我沒得吃？她表面說好好，等我回來一看，又是一袋。有時一不注意，便長整僧袋的螞蟻，常惹得火氣就上來。但靜下心來觀想：「母親雖也念佛，但對子女的眷念依舊在，世間人的那一份愛，是人之天性，無明故所以愛這個眷屬啊！她對你也不過是那份慈悲心，她對我恩德何其大，我怎麼可以跟她吵嘴？」觀想完後，對母親講話都特別柔軟，為甚麼？我雖是在房間觀想，但我是扣



緊事實聯動的想，所以觀想後，在生活上用得上。

但我們現在的觀想，經常跟事實無關，純粹想像。舉例說，這裡有個饅頭、包子，我觀它如夢幻泡影，觀它長霉、長蛆、長蟲，觀到最後實不可愛，長蟲了，不要吃它！因為剛過完堂，實在不餓，當然不吃；但現在餓了，不吃眼前的這個饅頭、包子？因為，雖然我觀它長蟲長蛆，可是實際上沒有啊！你內心很清楚所觀的只是想像的。若要我不貪著這個包子，我必須觀察出足以令我不貪著的真實理由來，才能止息我的貪著。所以，我們很多的修行都自欺欺人，修了老半天，自我催眠，好高興！好高興！一回入現實，煩惱都一樣，就是二十年後看到冰淇淋照樣



流口水那種。你沒有對應現實做觀察，你不實際。這就是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的道理。

遠離不當尋思之後，要如何才不會迷亂？要「依義不依語」佛法有很多的道理，不能只知細節，僵化了學習，卻忘失佛法的最根本的精神；只死啃文字，卻不知如實掌握真正的法義，那會失去大利益。所以當我們問在佛學院要怎麼學習時，我認為還是應該回到「要怎樣做一個出家人」的源頭去思考。

請問《地藏經》中地藏菩薩前生是光目女，出身婆羅門種姓，她母親墮到地獄時，她為了度母親，誦哪一部經？她沒誦經，她發願而已，此一發願就度了母親。所以地藏經有很多的功德，最大的功德就在經



名菩薩「本願」上，依願行菩薩道，就是持菩薩戒，最容易得度。誦《地藏經》有沒有功德？有。但再大的功德都不如學地藏菩薩發悲憫眾生的廣大願，這個功德最大！所以，為甚麼一子出家，九祖升天？因為你是準備解脫的，是為具體落實度化眾生而修行，當你發願出家，你誦的就是無量部的《地藏經》，功德在這裡。地藏菩薩發願的當下，地獄就空了。當然菩薩的願很堅固，我們雖然沒那麼堅固，但我們具體而為的出家了，你不忘失出家的初心，這個功德力就在。透過不斷的學習，長養廣大悲憫眾生之心時，你過去的眷屬當然會因你而歡喜，你這個後代子孫已然盡孝。地藏菩薩廣大的菩薩行、菩提心，是學佛者趣



向覺悟的重要所依，關鍵在甚深的菩提心，能這樣理解，就是依義不依語，如此才能真正發揮佛法的意義。否則，只有執著於誦經，豈不把佛法帶到枝末去了！

當我們知道要思惟佛法，要依義不依語，慢慢掌握修行要義時，接著要恆常「無間加行、殷重加行」。比如說，我們一門課聽完，有許多不懂，那該如何？我們迷路時，都知道逢人要問個清楚明白，對方講一次聽不清楚時，我必然繼續追問，直到清楚，才回得了家。

那學習呢？由於學院要照顧各種不同根性的人，所以必須開很多課。在學習當中，即便你也順著



這些課程努力所學，但你要有自己的修學目標，不懂處應該繼續用心，學習過程就算有種種不順遂，種種苦惱，也要弄到懂為止。就像人走在陰暗的路上，摸索著回家，問路於人，人家給我壞臉色，故意刁難，甚至吆喝我拿出錢來，為了回家，只好忍耐再忍耐，務必找到回家的路。在《大般涅槃經》記載，佛陀有一世為苦行者，聽羅刹吟唱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偈，欣喜欲狂，為了得另半句偈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，捨身以報，從樹上投身而下。我們若也能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才是真道人！

但我們經常是沒弄懂就任由它去，並未心開意解，課程結束就結束了，到最後仍是半調子。佛法必



須深入探究，要常帶著疑問，此中道理我不懂，我心就不能安住，非常惶恐，這個疑惑無論如何都要釐清；但現在許多人不學佛法不會心不安，日子照過，抱著「不懂下次再學就好」、「有空再聽」的心態。我們以前不是這樣，佛法一有不懂，一直很掛懷，拚命想弄懂，甚至連吃飯都在思考。那時沒有老師講學，難得有機會聽課，不懂之處只好自己想辦法，如果沒有得個答案，心不安啊！我們是用這種心情在學習，這就是無間加行，殷重加行，無慢緩，不會拖拖拉拉，要學不學的。

生死未了，如喪考妣，的確是如此。如果你以這一分懇切心看經典時，你會很容易敏感到這就是我要



的答案；可是如果你沒有疑問，含糊看過去，就不易出現這就是你的答案的回饋。天天看，縱然答案天天跟你招手，你就是會意不來。就像我們書看熟了，要找問題，翻一下，就知道在哪一章。人家問：書你都看那麼快？我說，摸過去有點燙燙的就是那一段啦！話雖是玩笑，但又如何知道的？其實那是敏銳的文字感覺，熟了，你知道重點在哪裡。這須是長期的訓練，對法有經久的熏習，你就會有這種敏感度，否則經文天天提醒你，你也感覺不到。

就像《心經》的道理，我們天天誦心經，心經一直在告訴你怎麼修行，告訴你所有修行的下手處就在你的五蘊處，離開五蘊沒有修行，離開煩惱也沒得



修，面對五蘊、面對煩惱，照見它，就會度一切苦厄；不是滅掉五蘊，是「照見」，因為它本空，不需要你增減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所以你不是照見它，從不勞你滅它，為甚麼？本空。你刻意生滅垢淨增減，都是多餘的造作；你只要用你的智慧，就五蘊的緣起處去如實觀照，就能度一切苦厄。心經天天唸，我們要會用。

想要修行，就得透過慢慢地觀察，一旦功夫踏實了，便會開始有少分的體會，雖然是少分，卻是真實的體會，你的心就會從這裡受用了！甚麼是真實的體會？你對世間看得這般的真實，對佛法的體會也要有跟它同等的真實感；如果你對世間的執著是這麼樣的



直接真實有力，而對佛法的知見卻是那樣的若有若無虛無飄渺，必須百般勉強用力才能稍稍對應現實情境，這就說明這一點點佛法的認知，是很難對治煩惱的。

所以你一開始先不求多，先求部分的確定；也就是說，釘子不要浮亂草率地亂釘，釘子釘得不深入，就不堪吊掛東西，我們先把一個釘子好好地深刻地釘進去，這個牢固的釘子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穩固其他的東西。如此，一個延伸一個，個個牢固。一法生一法，一法牢固，次法牢固，下一法牢固，一一法牢固，就能成就廣大功德。

當我們對某些佛法有穩固真實的體會時，你就比



較能生起實踐的意樂心，能稱量觀察，也比較能依義不依語地殷重加行，內心開始對佛法有種明確的安住力，這時候就會有一點心與法相應和合的感覺了。就像唯識所說的，我們禪修時，所觀察的境是「所知事同分影像」，亦即是你要觀察的境其實是你內心經過聽聞佛法，並加以正確理解後所投射出來的影像。這一個所緣境界就是隨你內心領略幾分佛法，便顯現幾分相似境界的影像。若你體會佛法很真切具體，你的心便能直接有力的與所觀境相應作意，與它配合得上來；反之，如果你內心對所了解的佛法不踏實，所觀的影像你自己都不信受，那麼，雖有所觀境，也是空洞的境而已，心與法相離，攝心無力，便很難得一心。



所以，我們修學佛法要先少分少分踏實理解開始，踏踏實實一步步來，由已知的佛法作基礎推量未知的道理，這時候即使對甚深法義還不甚了解，也能仰信。仰信不是靠感性，佛的不可思議功德，不是強逼著去接受、去信仰，而是因為你能從聽聞正法、如理思惟建立對佛法少分少分確信，然後用這個少分的確信才能仰信甚深法，也就是你必須有現量作基礎才能成就比量。如果我們自己對已經在運作的法門尚存迷惑，半信半疑，這是很難修入心的。你對世間的執著是這樣的強，對佛法的信受力至少也要有同樣的力量，否則，對煩惱就毫無招架之力了。

假如你所知事同分影像太飄渺空洞，由教授教誡



所得的所知事太模糊，帶有疑惑，此時所現的內心影像就無法成為你禪定之所緣。所以念佛，「阿彌陀佛」四個字都是我們的所緣，但你念的跟我念的可能不一樣喔！因為你我對阿彌陀佛的信受懇切成分不一。我常舉這個例子，一個老太太，我觀她的像，沒特別感覺，但如果我的老母親的像，我看了特別有感，特別親切，重點不是像的問題，而是像所要表徵的意義。我的所知事，是母親長年照顧我的那分恩德，投射在這個影像，藉這個影像生起親切感。所以母親對我所作的一切，就叫做所知事，後來禪修時所緣的境像就叫做同分影像，你才能感動啊！

你對世間只是籠籠統統，對「五濁惡世」，聽是



聽，你沒深刻觀察，你內心厭離相不生，無從厭離；五濁不清楚，離五濁的淨土境界就無法想像，要欣上淨土，也就欣不來了！〈毗曇〉講念覺支：深見諸行過患，深見涅槃功德。修行淨土要在你能清清楚楚，深刻的看見出這個世間的污穢不安，然後進一步從法的解脫義裡看到淨土功德，一個厭下，一個欣上，兩法相支，念佛才能一心。我們草率看世間，不能真正深刻，厭離不了。念佛能不能往生？關鍵也繫在這裡。所以，整個念佛如果從唯識的角度，一定會看到雜染依他的虛假，再從中放下徧計執，成就圓成實（人無我、法無我清淨性）。圓成實就是淨土。雜染依他，帶著徧計執的這些眾緣法就是娑婆。怎麼成就？觀雜



染依他的不可得，這時候圓成實不假外求，圓成實就現前。所以從唯識所說的，離開依他起，離開徧計執，沒有圓成實；離開對世間的如實觀照，沒有淨土，唯識講出淨土的感應原理。

在念佛中不能少了一分對世間不安的觀察，若是守著世間，貪著五蘊，卻想求生淨土，無有是處！你不厭離，就無法至心信樂淨土，這樣的信，沒有智慧，是你感性、愚痴的信，而非正信，所以無法生出不動搖的信樂心，等於沒用！道理在此。

身為道人，我們要很清楚自己的目標在哪裡。一年一年過，我們必須要對自己有所交代，我長養甚麼？不管外在如何，別人如何看待你，自己要知道目



標在哪裡，應該往哪裡走。很多人對他大學畢業後要做甚麼迷迷糊糊，我大學畢業的時候，也不算很清楚，只是不大徬徨，那時曾跟同學講：「知道你正在做甚麼，清楚你想做甚麼，接著抓住方向，趕快去做！」你知道你想做甚麼，再觀察你現在做的有沒有順向你想做的，如果不是，趕快停；如果是，趕快做，不要再等了。就怕你不知道要做甚麼，六神無主，別人怎麼說怎麼是，隨他飄搖，沒有目標，結果光陰荒廢了，落得一事無成！

知道自己的理念，心態就能更加篤定，就算別人再多的建議，都不受影響，只為了不讓它跟我的目標衝突。世間再可愛，我都不貪著，我的一生最重要的



事是往極樂世界去，要常隨佛學，要能快去快回，我想要成就菩薩道，往十方世界熏習一切佛法，早日圓滿菩提資糧，這才是我的目標。凡是悖離這個目地的一概皆捨；能兼行的，我用；不能兼併的，再好的也不要。世間的一切都可以失去，但這一點絕對不能失去。當初我們發願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所以我不貪其他，我只要成佛，只有這個目標，沒有其他。這話的用意就是說，你要認清楚自己要走甚麼路，不要到最後，瑣瑣碎碎，樣樣計較，結果忘了你為何而來。

曾有住眾說：「師父你說菩薩要領眾啊！我們是小眾，都被領的啊！怎麼領眾？」我說：「菩薩領眾根本不講地位，小眾以他的謙卑心，以他求法的清淨



心，讓教學的人歡喜，鼓勵他更加願意付出，那不是領眾嗎？以你的道心引領他人的道心！」因我的慚愧心讓你歡喜，就算你本來沒什麼善念，只因為我的慚愧心，乃至我懂得如何懺悔，就這心讓對方讚歎好難得，他的心就被我領出來了。因為你的施捨，讓人家稱歎布施，不是領眾嗎？所以，有些人小小年紀領大眾，你知道嗎？那就是看著他精進，時時讚歎，時時反省，見他如法修行，心生慚愧，願意守護，這一切善心皆因你而起，你不是領眾，那甚麼是領眾？菩薩扮演甚麼身分都領眾。

很多人很輕忽自己，「唉，我不行不行！」我說：「你一輩子都在喊不行，你上輩子已經講不行，



這一輩子還講不行，你怎麼專門負責講『不行』呢？」已經喊好幾劫了還在喊；不行就趕快積極些，再苦也吞下來，就行了。我對某些學生說：我其實對你多所期待，非常重視你，可是你輕視自己，我有甚麼辦法？他說：「哪有？」我說：「有啊！每次我要教你做，你都說：『不要啦！』、『這不行，那太累了！』、『這有壓力啦！』你老是講：『不行不行！』所以菩薩道上都沒了你的份了！我叫你忍辱，你又不想忍，就想要擔大任，哪有擔大任不忍辱的呀！到頭來仍是模模糊糊，不知道自己是在甚麼，無以對之啊！說這樣也不對，說那樣也不對，甚麼都不是，到最後隨境而轉，悠悠忽忽終日不知所為何事？不是吧！應該是自我



尊重，才能成為一位被尊重的人哪！

我是小蠟燭，希望能點出你們這些大火把，更希望你們這些無盡燈輾轉無盡。因為人的因緣很難說，總有無盡的因緣再相逢，尤其佛弟子們。我常跟我家老菩薩開玩笑：「您先往生，您千萬不要漏氣，我是出家師父，一直教人如何往生，您若沒往生，我很難交代的。」將來在淨土相見，她一定不會說：「兒，你來了！」我也不會說：「媽！你早我先到了。」我們絕對不會這麼講，因為我們前世今生互為父母子女，所有一切情緣、身分、恩恩怨怨，當我們在淨土以智慧神通力，觀察三世，知道一切皆是虛妄生滅，因緣造作而已，我們會捨下一切世間分別，而互稱：



「菩薩！終於又見面了。」所以，現在大家有緣同在一班，很期待未來大家同共往生淨土，再做菩薩同學！

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
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

出版單位：新竹縣獅頭山金剛寺

新竹縣峨眉鄉七星村14鄰57號

電話：03-5809206

傳真：03-5809425

網址：<http://bit.ly/23Dyeas>

(大航法師弘法台)

<http://wlyg999.com>

(無量義光菩薩會)

西元二零一七年二月恭印 3000本

